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楓山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楓山集卷二

明 章懋 撰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已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於是矣顧為科舉之學所汩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

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遽志乎富貴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進之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識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蹈襲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葑菲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

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真為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甞不深自惶愧欲追跂而未能但竊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脩巳之心又幸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禄使之就學翰林且命師以教之盖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感冒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為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於學問以兾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以少報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舉之就手慕榮利而動心則愚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

敢布其所懐雖然磽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况某以涉歴未深操履未定之學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轕之境易以隳厥所執深懼其脩於家者壊於廷也伏望先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砭其愚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其不終為宵人之歸以貽鄉先生輩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履何似乞為吾道自愛

復羅一峯名倫字應奎後更字彝正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吕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盖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阻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

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强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於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

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

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卲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吕之鄉約庶可行矣

復鄭御史克脩名巳山海人

久别無任懸仰人来辱書備悉比来動止皆與易俱且有砭訂愚惰之意啓發良多慰感不已曩者克恭書来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葢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率易妄言慚罪為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脱去名

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况以婚嫁為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知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絶人逃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畀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

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脱去名利如向
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
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
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進
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
施功所以差却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
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

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已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

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来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為謂天理為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可盖凡厥

有生均禀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為真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

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言

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億度而言之也来教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絶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顔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来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盖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

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詠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粮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朱教又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所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愽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髙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

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盖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養涵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説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

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盖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早陋若是

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黄門克恭欽

近舍親回自遼陽獲奉閏月三日手教兼有藥材之貺其所以砭訂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自離索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心不篤又弗親賢取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步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教所云莊誦數四責善之誼凛然雖相去數千里外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願安承教但謂僕不親白沙而踈於仲

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不能盖家貧親老事有不給若千里遠遊未免貽親之憂且無以為行費何由而自遂耶前書所論天理真樂之説盖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區區末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吾兄以是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顔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愽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以

顔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大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顔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顔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

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髙弟徳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為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愠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頴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

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

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卲之後伊川

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盖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盖區區平日甲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袪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脩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盖亦自愧其識趣汙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

若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末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爲有與

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為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顔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横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吕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則張吕又安可班於朱子

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况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懐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脩諸君

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盈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肖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

然未之有得無恠乎所議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韓侍郎文

不奉笑談載更裘葛傾企之私與日俱積曩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為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順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為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别無竒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為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

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脩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茍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

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某具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萬為國家倍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鄧侍御璋

仰暴公子之威名慕韓荆州之雅望為日久矣邇聞繡斧南廵而宿蠹潛奸一時洗盡白叟黄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覩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天陛薦賢為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循墻退避所不敢當者蓋古靈薦羣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厠于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知人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覔官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湌有愧辭禄歸田二

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换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為名教之罪人乎昨因晉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查勘所司官吏承望風旨不使知聞輒以病痊申報是使之進退維谷非惟為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告惟先生憐之念之

特為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勘報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不能忘也

與鮮御史 晃

伏承移文郡縣欲為不肖建立優禮耆宿坊牌以昭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以勵後學甚盛舉也但某非其人濫叨耄耋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庸庸虛負此生甚為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闕不卹

襄甫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恩旨褒嘉今有司以時存問已為過厚非所宜堪而公移下頒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勒諸貞石未免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嘗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有坊牌尚且力辭不為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為此豈不喪失生平之所守乎況當此

民窮財盡之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議謂先生過愛不肖而過與傷惠又未免為盛德之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人以德即命有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拜先生之恩賜大矣恃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萬萬

與邵國賢 寶號二泉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為贊數語顧惟衰病昏耄不能辦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何為

而作未達其旨莫能贊一辭也敢謝不敏今春又承求
教謂有客為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某舊讀
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已意窺測畧得一二未能究極
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恒以為恨今此客之
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
蔡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
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
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數為綱而綱一函三以虚

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

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

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

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

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

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

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

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

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

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二則為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横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横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横四列為兩圖則蔡

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況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為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横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横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説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横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況其所占謂得數之實而述蔡

氏所係之辭以為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賓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咎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强以為知兹承下問而觀其占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其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内篇之書明以見教而決所疑為幸萬萬

與韓僉事 邦奇

某卧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

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盖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真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吕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為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説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土之黄壤者去其客

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藴而為之註釋圖象詳其筭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為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歎敬服兹辱手教過相稱許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筭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資兼乏師友相與講明問辯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筭法

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為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撰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吕之學者為之序引斯足以開示藴奥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説未免佛頭上着糞為荆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矜其不能勿以方命為罪

與呉亞參

昨承以鄉賢祠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者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録及伊洛淵源録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為遺事又録其所述作以為遺文分為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為人之實然来教又謂前所議勳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為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

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卑陋不足以當此任黽勉纂輯以復尊命不過塞責而已其間有去取未精采摭未備者惟以高明之見叅酌而刪定之以見教幸甚大槩登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趙知府叔鳴鶴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念

非言可既兹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行本縣盖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姓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為身外之物不敢認為已有況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既嘗具疏辭之於朝矣今乃立為坊牌以誇耀鄉人未免為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闇然自號欲從事於尚絅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牓全失尚絅

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
面辭弗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懼伏望先生諒其夙
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
於大義尤為光明而財用亦不為虛費矣愚見如此萬
惟矜察勿以方命罪也

與劉知府惟馨 澭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至無聞不
齒於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撝謙賔賢下士一見

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已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惟良晚何幸遭此恒思所以為報而未能也竊聞古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瞽之說以冀高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色立朝危言震主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而奉命来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為民之憔悴於虐政者自今其有瘳矣何者君以民為天先生之愛君如是豈不知所以愛民乎

國以民為本先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脩築堤岓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乎先

王救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廩食於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饑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

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為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為此説以誤先生耳夫脩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隄岸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為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為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為良民此其德足以化强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

不敢為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為龔為張而為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有髙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實惟取晉陽為尹鐸所寛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

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徳政而好土功亟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宫彼固以為無患矣然民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絶豈能遽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啟奸雄不軌之心豈若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為晉陽而緩急有所頼者之為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脩築隄岸之

役葢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於其下近年以来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為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為高岸障廻南江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

使橋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堤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為勞而徒費又況水為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為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鬬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之

北出以保全王宮而太子晉諫之以川為氣之導不可壅防闕川以飾宮是佐鬭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隄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脩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

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来未嘗浚

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上流自昔所聞未有堤也而今忽

堤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出於

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

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迂談而要

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某處山

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蒙知遇之厚而

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之至

又

某老耄不才衆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眷存獨厚莫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為不肖營建居室某固以為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驚且懼以為此雖先生憫老恤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先生私愛一

人過與傷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為名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為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叨處滕壓久荷髙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况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蝸居乃其素分若復寵以廣廈髙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為無妄之福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為可懼此某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伏望髙明察其卑悃即為停止而斂大恵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

八邑之罷民則某也受賜多矣

又

時劉領土兵守遂安防江西之寇

自月初於蘭谿教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閫又失利則賊愈無忌憚矣大槩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偷劫及明行誑誘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謀故兵雖衆而反為賊所敗耳為今之計莫若嚴固隄防夙夜弗懈

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乖覺兵士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場使其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偽招彼以偽應終於無益也

與謝木齋閣老遷

竊惟稽山鏡水孕靈毓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黼藻王度為邦家之光者宰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魁則

有詹騤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詹王之杜李之相業杜李無詹王之大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之竒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遂學大魁天下時某由閩憲書滿入京始獲一瞻几几之容固已決知為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雖卧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為天下賀屢欲脩致一箋之敬又恐塵埃之姓名草茅之書問弗可上溷記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董遵還自都下為言盛德不鄙衰殘寄聲存問九鼎一

言自雲霄飛下枯槁為之生春慰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罪逆不天遭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絶望於斯世矣不意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庸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貪冒寵榮忝竊非據非惟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盛心為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幸翹首門墻無由瞻拜聊憑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

陽復亨伏惟先生訏謨帝庭妙賛元化式膺道長之時敷錫大來之慶以福羣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 在監中寄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具制作大備一新寰宇垂萬世無疆之休迨今百數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

月盈之虞法久弊生事窮當變損益盈虛勢所必至惟
皇上以戊申御極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
新之會而黄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渙發綸音布告
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事宜是乃天啟聖心以
大有為之機也以大有為之君當大有為之時而秉鈞
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帝所道叶乾心謨
明弼諧必将以洪武聖政啟迪宸衷端本澄源立經陳
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洪武之治以上副聖主

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夾袋收録俾之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奨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已而才力有限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政教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偷惰畧無少變既負尸素之愆又加良懣之甚將速顛隮恐為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

遷之厚也外有别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
行則不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黄閣
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欲言萬惟上為國家益隆保衛
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與洛陽劉閣老 健

某在成化初備數詞苑下僚嘗獲瞻拜几几之容竊伏
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以故
弗克灑掃門下恒用憮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慶幸欲

為天下蒼生一伸賀忱而草茅疎賤無由徹聲於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而已比日秋清伏惟先生歸然舊德格於皇天訏謨帝庭妙賛元化百靈孚佑萬福来崇良慰下悰某迂疎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頽愈無足齒近蒙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鎔之賜與天無極而林尚書来又辱寄聲垂問九鼎一言自天飛下枯槁為之生春其感恩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覆餗是虞日夕憂畏疾病侵加不能

事事有辜委任恐為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顧賜罷
黜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
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
非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扉無階
恭覲敢祈為國自愛以上副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
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頌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　東陽

某竊惟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之

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棐之勲在成王之揚文武烈厥後霍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固無負矣而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二三元老處伊周之地膺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啟沃嘉謀嘉猷内告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

昨因具疏乞骸妄以小夫竿牘上凟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人鈞畫陸離自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勲業之隆自視歉然而於不肖曲賜奬借眷念有加曷勝感激三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為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而某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罪慚罪示及方石之歸與直夫孔陽之不幸尤用憮然方石固非得已而下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莊之年與某相若而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丘在念憂戚百集敢

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黄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為國家倍加崇重以光輔聖明永福群生不勝至願

與楊邃菴閣老 一清

某以老病養疴田里獲聞先生德業文章名於一世敭歷中外實大聲宏切懐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灑掃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用憮然繼聞大拜晉宅百揆位總三銓忝在陶鎔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賴詎意荷蒙

盛德禮下以周公吐哺為心天下之士悉為桃李而良
耄不肖如某者亦厚存問近潘少卿及俞通判回兩辱
家集之貺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枯槁為之生春顧惟庸
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罪慚罪竊聞朱子有言天
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必預生非常人以擬之若漢平勃
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立皆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
藩不軌賴有先生密賛大謀外平内誅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

方多故而前星未耀有識凜凜慮有意外之虞畏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稷為悅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生近有乞歸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黃閣逈在峻極無階忝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無任拳拳祝願之至

復鵝湖費閣老　宏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奧學大魁天下載董狐之筆判

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而屏處窮山想玉堂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不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弊邑某時方在憂中與世疎絶竟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緘寵以文帕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阻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幸也及捧讀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

来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志之偉不為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為不可及也某非其人何足以辱来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圖書出神物生而易之數顯髙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為卜筮之用若舍是則無以為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

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之贊與程子叙文所

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孰
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若區區之迂僻庸陋數墨
尋行童習白紛者何足與語此哉而虚辱来教不勝其
芒在背而顙有泚也罪逆餘生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裁
謝負罪不可言兹及免喪適姻友朱隆廰貢之便謹布
此以道區區

又

近唐御史回辱鈞翰下頒蕙賜絹帛以為區區得子之

賀甚感甚愧顧惟衰耄久曠脩問負罪無量而過蒙盛
德眷存彌厚某年踰大耋而冢子冢孫繼喪止遺一子
久患瘡疾未痊深以無後為憂今而得此雖可喜而亦
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慮而付命於
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俯念而承重貺也耶乃者傳
聞相府橫罹外患傷及先墓甚為可恨但患非自掇乃
易所謂无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魚朝恩使盜襲郭子
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憂其為變而子儀乃發罪己

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
度大小以為可與權者豈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
謚意必有陰為之主者先生處之以道不窮極其訟又
有得於易所謂訟不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為心者乎
可謂善處變矣敬嘆敬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
惟先生德隆望重四海具瞻大来之福不假言矣但今
時事多艱民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
實豈容久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右心以世道之責而委

重於文狀元履善老夫亦以先生為今日之履善也先生其亦以蒼生為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廷祥　元禎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録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録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群儒總筆削天下莫

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厚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鯀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萋斐之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誼當納禄而衰病並臻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已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

借一言於當道處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萬希自愛

與馬大宰

昔在先朝先生簪筆螭頭風采凜然而百僚以肅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覩伏犀於萬玉之表私竊傾慕而未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獲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養痾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歷歷中外實大聲宏德望重朝廷勲業著邊陲膏澤覆天下尤切嘉嘆以為

天佑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休用生耆儒篤棐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秋涼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揆進退百職穹祇叶相鈞候多福為喜為慰第以勢分遼絶弗敢上訊起居而林冢宰來乃承盛德垂問下僚鈞畫陸離自天飛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誤辱薦進待罪南雍仰荷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奉職無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為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頽日甚一日不能事

事竊禄何顏敢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為敷奏得從所請則為賜大矣外有别疏具列監中積獘並希采納酌所宜行

與韓知府 熹

昨蒙示以鄉賢祠誌令某看詳其所立規模大體已善但於中節目有未安者敢以愚見開列求教

一凡例云鄉賢位次各據其賢之道德事業關係輕重先後變常為次蓋欲照依誌中所列六等為位次也未

審祠中各自為室而分祀之乎抑亦共為一堂而合之乎如各自為室彼此各全其尊可也如或同堂合祀則恐有未安者盖謂之鄉賢者乃一鄉之賢者古人鄉黨莫如齒雖以孔子之聖亦恂恂於鄉不敢以賢知先人至於鄉人飲酒必杖者出而後出也豈肯儼然坐其上乎吾鄉呂成公諸老先生平生最執謙退尊尚先輩恐其心亦不肯安處於前輩之上如孔廟從祀周程張朱亦列漢唐諸儒之下若論其道德豈可同哉若必如誌

中所列則葉蓁為葉由唐之父翚庭芝為翚豈之祖將何以處之耶愚意郡城中東萊先生舊有麗澤書院之祀而何王金許又有四賢書院各專其祀既足以尊其道德矣其他諸賢亦有所長不相上下則以世代先後為次而合祀之庶幾彼此各盡而人無不安矣鄙見如此不知可否萬希見教

一道德一條題目最大非純乎聖賢之學者不足以當之如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者固無庸議其次則

徐毅齋僑楊船山與立葉通齋由庚三先生可以亞之若更入他人則似乎汎濫而不純矣至於范浚潘墀時瀾應鏞邵囦吳師道雖深於經學皆有著述然道德恐有所未及蓋亦漢儒之類恐當以儒林目之王炎澤石一鰲戚仲賢呂浦則又其下者也此外傅寅馬之純孫道子胡長孺柳貫黃溍張樞胡助陳樵宋濂皆不過文章之士恐當以文學目之如此分別庶幾游夏文學不混於顔閔之科使後人無得而議焉不知尊見以為何

如幸有以見教

一忠義條所列五人皆表表者但恐尚有遺漏若梅溶陳德固輩恐當訪求而增入之為佳至如王子元則與宋先生同列可也

一孝友一條止取四人恐遺漏尚多宋景濂先生有東陽十孝子賛其所取固已畧矣今又不及其數無乃太簡乎

一政事條所列多表見之賢但中間決擇頗欠精當如舒

元輿在唐為宰相無可稱恐不必録陳亮才氣不可及而未嘗見於政事恐當入他門賈廷佐吕祖儉皆以直言極諫著稱恐當在忠義之科龔應之許復道黄裳其政事不甚著聞恐更須斟酌其有政績著聞而不及録者宜增入之

一才行條所録如駱賓王于房徐無黨杜汝霖鞏庭芝朱友聞何敏中王師古鞏豐方鳳吳師齊黄景昌皆以文學著稱朱臨楊昂則優於經學喻良能何恪陳炳則

文古而氣豪其楊邁王永言則文行俱未有聞倪朴豪俠之才當與陳亮為一類惟錢適在朝則阿附蔡京而排擊元祐元符諸君子居鄉則具衣冠迎方臘而謗毀朝政以媚寇反為寇所戮唐仲友則以貪淫無耻為朱子所劾此二人雖有文學恐不必列之鄉賢也

一隱逸類止六人亦似太畧若漢之龍丘萇梁之劉孝標與元之葉儀范祖幹皆隱逸也

與謝方石鳴治 鐸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之夏聞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緦山集甚慰所懐而僻居山左弗獲一望顔色以承謦誨恒用憮然今年春門生董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名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裨時政甚愜與望某時方哀恫罔極未暇悉其詳亦未由致一箋之敬慚罪慚罪邇者忽聞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

是為秉軒之鶴在墉之隼非惟物議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為當道諸公之累茲已具疏辭免願得先生一言為陳年悃達諸當道俾遂所請為榮多矣因門生陸震與舍姪拯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震拯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聞一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賜焉

與喬尚書 宇時在兵部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於一世訏謨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候萬福某夙欽令聞恒切傾企思欲一瞻顔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懐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歳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下頒加以香帕會録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盖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

殷格於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稽首而循墻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廵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于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

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勲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求教之辱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 格

某少時獲從先解元游荷教愛良厚夫何不幸玉樓仙去遂失麗澤之悦恒切歎恨比歳獲聞先生以宏才碩學登髙第列顯官徳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見之私而自衰病以来耕閑釣寂與世疎絶無由一望風采以

承警誨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鄙老朽寄示
所著荷亭辨論副以火肉又屢手教累數百言陳義甚
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之使人汗背赧顔
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窮經史究極理義發
為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萬代尊仰如朱夫子者
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焉足以見先生之卓見絶識度
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足而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
德之若虛若無而不可及也區區庸陋無聞平生為學

惟知尋行數墨尊信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
高聲議漢儒者也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虚辱来教
倍增慚悚間有鄙見一二求教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
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
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
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脩論孟集義精義等書
及中庸輯畧皆已備録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皆有

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録恐亦無害乎

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愚竊以爲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

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虚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黄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纂弑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死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伯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

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荒疎加以老耄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舉此以為之兆耳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董編修文玉　玘

南雍一别闊焉數載音郵不續懐仰可量適朱生回備悉近况出示手書喻及讀書所疑足見敏而好學不耻

下問之意為書喜為慰湛元明書尚未得見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考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已有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能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氷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為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中言矣某竊以為朱子晩年

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
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拙往
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
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却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
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礙者
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合於一也
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
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於高

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纎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尚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　完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

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虚辱也姑就来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畧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来教謂每圖貧户擇其尤者四十户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黄册圖眼將該

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户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
事為業其有田産而富貴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産而為
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
産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户
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寄或同户各房有田糧而本身
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
非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責弄
作弊不惟無益而且有害矣

一来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呌来驗其人物饑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為無弊也

一来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来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户招集四方無賴之徒来彼間治鐵治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争告前来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饑民不該

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饑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為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

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

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滑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

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

兩設不糶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李冬官一清 滄永康人

久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恩一疏重勞吾友為之投進感謝感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曹曹務頗簡而地位

清髙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為喜為慰使他人處此孰不以為宦成名立而自驕自足也来教兩書乃復以伯玉知非為念而不自滿假求脩已之要盡職之方尤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敬嗟敬羨某雖老耄無聞敢誦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脩已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清慎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為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

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為司空而益垂為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具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為之而已耳愚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為何如

又

別久無任懷仰老懶之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冬辱書存問兼有俸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以求益為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也今世

之士但得登科第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度越流輩遠矣敬羡敬嘆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欲克去聲色貨利之私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為已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謂終日在閙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枉走路而欲其安静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絶人逃世而後可是又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為應事之本於凡事物之來雖千緒萬端一

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内外交養之功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錯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奥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脩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

淺哉

與張冬官用載 大輪東陽人

往歲辱高軒見過旣之厚幣禮意屢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瞻睟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别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藴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以匹休於前聞人所志卓然夐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

忠義勳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為文章大家項背
相望皆表表名於一世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可謂盛矣
國初以来諸老既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禄科舉之
習士風不振富貴是謀而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
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
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曾見永康李一清志向不凡既
登進士為美官而勤學好問脩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
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禄可勝嘆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

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
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
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
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盛价來忽承手教兼有俸金之惠
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悚慚悚來書
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

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
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
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
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歴數之類具
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
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
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
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胷中一一體之於身而

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脱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

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絶之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

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之苦心極力而為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為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

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版在大學中可印一本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為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純

老病龍鍾僵卧陋巷不接人事忽承専使示以長書兼有佳果藥物之貺甚感甚慰来書中見足下有求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為歎以為伊吕程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為伊咸有一德吕之丹書

與近思錄及四書小學之所載皆程朱之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又謂聖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其於內外本末茫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言誦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尋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

也愚意欲吾友讀書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習者何事而真个學真个習必有所得於已如讀在明明德則求明德為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書皆然積習既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柔之不强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為髙明之助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楮墨所能罄也

與董東湖道卿 遵時貢在京聽選

別来半載豈勝懐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為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擾也示及區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孫文選許黄門潘秋官諸公眷念之厚繆以賤姓名形諸奏牘但某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凟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為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利達以不耕穫不菑畬古人壯而仕

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於天下乎新繡衣尚未到若其來有相强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為羝羊之觸藩也須仗諸公為之解圍而後可幸吾友為之懇告於孔脩而乞憐也外聞近有邊患雖為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静否因便并希示知某自三月以來目患赤腫生翳數月始愈至今尚未全明老親龍鍾日甚為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

頻遠念因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為果於忘世若晨門荷蕢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自知其不足有為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飡之愧耳或者又議索高價而希望美官者又非也位為五品方面亦自不早若自彼時隨群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年亦可以得大

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少時為學嘗有志於當世旣而應舉得官乃不能一有所為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為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專職無人掣肘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為若其他不過隨羣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為愈也

又

北敵為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志在金帛子女專以搶虜為事則滿其囊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為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不為子女玉帛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

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来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脩諸公論也

與黄御史夢弼　傅時宰江陰

去歳承專人致奠先妣几筵存殁有光曷勝哀感今兹又辱手書兼有束布糟魚之貺深荷眷存之厚禮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罪慚罪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既佳奇氣偉然仰見吾友不但政聲日著文益有

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歆羡歆羡所謂老
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詆事
既别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為盡善
吾静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
宙内事為自己分内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
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
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
忠簡鄭北山諸公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

其他皆吾友所當為者姑置弗論

與陸員外汝亨　霞

自春及夏兩辱恵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壻登名薦書而令郎畢姻二喜並臻大為徳門之慶老懐不勝欣慰又聞殷職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敵人深入而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攄所緼賛大

司馬為包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為何如老夫近蒙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自特旨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煩為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為幸因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懷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遐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書所

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二國雖肆侵略以予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為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為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為急務耳但今前星未耀而主鬯尚虛當道者在所當憂而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大志者為之賛謀庶或有可為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三復來教往往有青山白雲

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惟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不縷縷

與姪以道 時拯謫倅梧州

自汝别後得龍游客及胡僉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叅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忽得皂隸來有書及龍荔蜜煎三物足見相念之意尤深慰浣

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為高致但以時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棄官方可又須看機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文定公常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擢雖未可信然亦有此理若寧耐久之當更有遷轉但官愈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變吾嘗論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煞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

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籌度古人出外求全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筭也路遠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為好試兒在家終日喜樂即不曾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家中大小俱如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 時拯以南京駕部郎中轉北部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謝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時必抵京矣汝居官涖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更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為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但當博訪實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但得一二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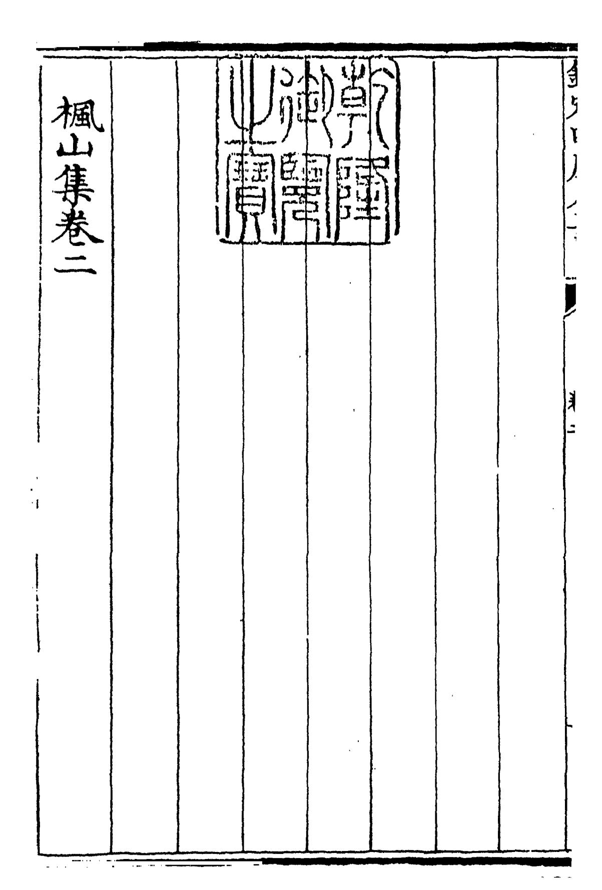
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源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我謝恩本聞已上進不知有無旨意本後伏候

勑旨四字誠為贅語不知曾為删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處仁　僑時登第在京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幸登進士第老懷為之喜而不寐也國家取士以進士為重在内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為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為名卿賢大夫垂勲竹帛皆自此始不亦美乎又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絶當世其顯而仕者

則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皆以文章清節著稱至
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本朝則有邵以先黄夢弼之
偉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發身進士表表於時者也吾
雖庸鄙無能而與姪拯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
吾朝夕乾乾兢惕勉脩學行惟恐仰玷先達而俯慚後
世爾今昏耄龍鍾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
達而昌大吾章氏之門者惟拯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汝其勉之



楓山集卷二